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謂子產曰毀鄉校以論執政然曰何為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何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

音以禮相國聲下同人未安其教安或此以作

叶僑與囂車奉遊于鄉之校眾口囂囂許堯

詩用韻如此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更在堂



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

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

善維否易否音鄙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

可弭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

不濂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

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下塞上聾文六年穀梁云上塞則邦其傾矣

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

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國語厲王虐國人謗

者古者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哉或維是子產

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

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

達交達非是於虜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

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

釋言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綱翰

也國語云驪姬使奄楚以環釋

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愈自江陵法曹

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

可九

坐或無下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

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

通以來或無為我字而有盡字而無為一通以字愈

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

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語

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

語以為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

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

為無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

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愈應之曰愈為御史

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三人謂公

也方叔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

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

國之禮過矣作以或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

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

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

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

報况在天子之宰乎敵以下則有讎注敵體

也今人多用敵已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

者非宰下或有相字

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東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教於言乎乎或無字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音。扳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宿蓄貨或作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巇許宜反要平聲夫何恃而教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

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無歟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

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

之治或作理居則與天子為心脅出則與天子

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

願忠而望賜不下或有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

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

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

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

語當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虎市有

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伯詩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

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小雅巧

云云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

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

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

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

是逢也聰或作聽非是今三賢方與天子謀

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

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聽視或

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

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進而或雖進而為之

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慎或無而既累月上

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

公又相子其危哉或無愈曰前之謗我於宰

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

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

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

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宰相

作相國乃今或作今乃又

愛直贈李君房別南陽公張建封也

幕李君房張壻也貞元六年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

邪烏或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

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

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南陽

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公下或天下之所窺

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其有

或作凡在此趨公之庭或無此字。今按議

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

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

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

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有能字或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作又或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惜或

張中丞傳後叙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

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咸而不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

家中舊書張籍字文昌得李翰所為張巡傳

巡上或無張字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

巡鄧州南陽人

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遠杭州鹽

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

者開門納巡開上或疑位本在巡上授之柄

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

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

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

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

地食其所愛之肉睢陽食盡巡出愛妾以與

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蚩蜚蟻子

之援音毗蚩蜚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

以國亡主滅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

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

益勸語或校作悟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

悟字無理且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

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

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

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

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說者又謂

邪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或無之字

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
話遠語或非是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
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
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
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
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
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
卒不救無之卒或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
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

殘餓羸之餘平聲創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

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

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溫公曰唐人

為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

圍若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

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沮遏其勢天下

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

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擅彊兵坐而觀

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

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皆

立廟睢陽歲時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或無字賀蘭嫉巡遠

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

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

坐霽雲慷慨語曰慷上或無霽雲來時睢陽

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

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

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

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

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或作曰吾歸破

賊歸或作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

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

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

未應或無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

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欲將或疑公

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

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

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園中及巡或作及
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
餘矣或無下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好
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
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
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作又或嵩曰未熟也巡曰
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
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
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

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
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

草謝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

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
有云果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又夜聞笛聲
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初守睢陽時
觀此則巡之文見矣起或作有

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或無巡
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
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巡曰汝勿

信

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
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
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
九呼巡或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
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埋
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為

河中府連理木府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頌開元九年正月丙

木則木連理公作此頌時年二
未十四猶第也

司空咸寧王渾瑊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

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

交暢也殆或作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

其應乎或無五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

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罷

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樂

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

心異體或作上下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

勞王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

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三方云
 本潮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為一
 向今本木作禾由枝字訛也。今按殊本連
 理之柯即今所頌之木也同榮異壟之禾即
 書所謂異畝同穎之嘉禾也蓋追為前日之
 預言而汎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貉共
 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乖語
 贅句分而韻不吾僕之產茲土也久矣或無
 協失之遠矣。今欲明于大君欲或紀于策書
 疑。當作其字。今欲明于大君欲或紀于策書
 王抑余也冶余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余
 抑也或作余抑王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也
 方從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
 叶韻耳作余抑王固無理作王抑蓋互文以
 余亦重複無他奇當从方本為是奮肆姁媮

上音吁 下音俞 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
 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洵或作願
 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公時佐董

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

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董晉本仲越三月辛

已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
 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
 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溢郭既卒事
 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距或其

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作不合或宵浮晝湛舟

不潛通湛或作沈舟不方作舟用意蓋言置鎖雖足

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

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

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

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誤

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

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况或非所親見則又

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然其襟

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

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

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

之人遭逢疾威噍童噉啍音噉劫劫眾阻兵慄

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

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拯或持遂去其疵

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

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

本皆有所定此二句方以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
晚日所定當刪之耳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
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直謂閣本為公晚
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詳矣
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矣
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略以
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不過於私本世俗
但見其為官本便尊信之而復造為問其文理
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乃復造為甚也乃作水
定之說以鉗眾口則又可笑之甚也
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開寇偷作開或黃流
渾渾胡本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
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
是宣氏文多从石木石本固當據信但上條用

字大誤而此醇
字亦未安耳
河之汙汙源于崑崙天子萬
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
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多从石本
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
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亭在連
州公為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
屬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
佛下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
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

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燔或作

榴其翳注曰木立死曰榴自斃却立而視之

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音。鰕。呀。窪者為

池音。蛙。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

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

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

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今

濕寒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

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字

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

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

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

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

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

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

喜者頌也此名或作頌者頌今按石閣杭蜀本如

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此石閣杭本如

而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

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

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

名下或有於字其側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

或作宜皆非是直音值當也史記樗里子墓

如字地藏石本無地字其人石本無其字

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無郎字或有侍字或

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有山下或涉浙

湍音今鄧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名今按浙

也湍亦水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

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柳

踰嶺蟻狄所家蟻或作猿魚龍所宮極幽遐

瑰詭之觀瑰或作環宜其於山水飫聞而狀見也

也或作之石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

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

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

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諸豪

本作濠石或作壁地理志濠初

作豪元和三年改為濠據退之

以為州名字本作濠誤矣通典

魯公于祿字樣及唐韻亦皆作
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
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
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間
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作豪
○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整或

士或統理所部之忙以鎮守邦國守或贊天

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

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祈或與所部之政三

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閔

辨通敏兼人之才閔或莫宜居之然皆元戎

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苟其帥之不文則

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

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

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歷十一年而掌書

州節度使徙建封為之歷十一年而掌書

記者三人有者凡字其一曰高陽許孟容入

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

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

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自前鄉貢進士授祕

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

卷博公同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南陽公文

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

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人苟

有有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

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或

扶或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

雲飛也或無也字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

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

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

來上或無俾字

畫記

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為退之畫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

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一人騎執大

旗前立有騎下或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

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噐者二人騎擁田

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

羈勒立者二人音的勒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

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

三十三

徒下或無而字驅牧或作坐而指使者一人

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

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

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字坐而脫足者一人上坐

或有方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

十上或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驢

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或無者字

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疑在

而無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

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

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為或馬大者九匹

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杭

者馬蜀本同但又作亦閣本作亦有馬之

今按此句三本皆無理唯別本作又有上者

下文意相屬今乃與上行者牽者牽或併無四

字。今按牽謂牽而行也後有走涉者陸者

或無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翹者顧者鳴

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字非是齧者

又。斲音瀨音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

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怒相踉齧者音齧

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

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

有同者焉為或作焉屬牛大小十一頭十下

有橐駝三頭橐或作駝駝者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

以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

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

刀劔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音楯音餅孟簠

笠筐筥綺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

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閣杭本用下有

非器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

獨孤生申叔者或無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

沈存中云彈棊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

高如覆孟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

詩玉作彈棊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

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

彈一發過半局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

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藜集眾工人之
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明

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
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
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感然四字或少而進曰噫余
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感然四字或亡之且二十年
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
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
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上來
或有日字為上方無始字今雖遇之力不
以下文夙好之語推之當有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

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
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崔立之貞元四年

曰連年收科第如摘領下髭記
謂再進再屈于人屈當作出字
乃與詩
意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
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
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
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

丞曰當署鴈或作鳥曰丞涉筆占位署惟謹

涉或濡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

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

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丞之設豈端使然

哉諺或作劾或作該方从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相訾替

也將此切數所矩切訾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

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涵或作澄大貞

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口人本

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又多作于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

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

杭苑皆脫字方從苑為誤但唐人試宏詞者

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

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云屈其坐人也然

無所據姑放穆天子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

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

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

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拚去牙

角音藥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喟下或皆

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學

律今喜為吏岸丁方無而字為之方作為文

而讀連下句曰為文丞言猶文具也丞廳

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按丞字或疑為衍文斯立易桷

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

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挺从木說文

水澆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

其間日下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

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

五字首尾叙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

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蓋叙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

之意歐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為襄守燕公

記峴山亭蘇子美為處守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為眉守黎

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當如

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為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嘗臨

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

此有瑰偉絕特之稱特閣本一作及得三王所

為序賦記等注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

並無閣記或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

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
守揭陽或無事字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
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
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
邑於上或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
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
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諸本皆同方獨从文
儻得一至其處儻得二字而償作賞下又增滴
字今按叙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
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
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觀乃從下

門而入意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
寄目賞語意生澁適所願亦不若償字之穩
也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

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太原王公即仲舒

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為洪江饒

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

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上行

文苑有而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方生

字對偶文苑亦非是下陽開陰閉令修於庭

戶數日之間作日或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

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
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
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或無字
其歲九月人吏浹和音接公與監軍使燕于
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去聲與酒半合辭言
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
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今三十
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
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乎今按
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

非寮屬所得施於其長者蓋本作為烏自烏公
而胡又自胡而訛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謬
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桁板檻之腐黑撓折者
蓋瓦級甄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
之則已前漢為其秦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
乎貫反破或作故鮮或作圭說見祭湘君夫
人無甚害也且修之謂矣作故非是則無侈前
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
愈曰子其為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字愈既
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

已七五
昌黎先生集卷之三
三

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
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
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
記其或五

科斗書後記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

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

咸歸韓氏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

為平淮碑又為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姓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

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
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為文章官李
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義節有大
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
妻雲卿孫女也觀此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
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
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
美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
開元以來數八分同姓閣蜀本如此或只作
配善或作蓋或作蓋能非是。今按禮云五
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擇木已無服矣故以
同姓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
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
於汴州董丞相晉貞元中鎮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

子作服之或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

書官書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注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為議郎

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

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登字歸公好古書能

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或無其字

依據左氏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

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

且略識字或無道字識因從歸公乞觀二部

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

愈或無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

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東吳徐氏
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雜著書

鄆州谿堂詩

并序

鄆音運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

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从石

本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谿堂

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

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

縣北劉村路應碑州廡田氏先

廟碑鄭州榮陽索河上鄭儋碑

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珣

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

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

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

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

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

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作者
之極退之文宗一人不覺繼燭我唐
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
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覺繼燭我唐
此鄆州谿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
郎曰宗伯者
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

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
道以平盧青淄十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
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
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
道東平郡即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扶風馬公下或有為鄆曹濮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

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王遂為

三分其地者謂摠及此二人也。濮音卜既

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云十

等州節度賜號天也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

平軍從馬摠奏也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

將用之上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

大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

以彼之也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
安於公也長慶二年也公為政於鄆曹濮也
三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為政於鄆曹濮也
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

東平堂

形於色。導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或導心一力

力導或作竭一或作勁導旨于時沂密始分

而殘其帥其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後

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長慶元年幽州

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

弘靖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

其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

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

或與逐其節度使崔羣也置同於三方惟鄆也

截然中居四鄰望之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

剛去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詐恃

之邪大凡為人所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

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

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

閣抗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

皆不誤而反為石本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

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

馬使李正己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將疆

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

非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

援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

是

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公於此時能安以治

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

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孰化以武則忿

以憾或無以憾二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

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憊音舖磨以歲

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

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或下

有也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公亦樂泉

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

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

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公之畜

此邦其勤不亦至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累

平聲一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

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

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

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乃使

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九壘九州也有葉有年有荒不條

不或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視

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

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

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或作蚌音義同節根之螟羊

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音調摩手拊之

箴之石之箴或作針膊而磔之磔音格切凡公四

封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

師石本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不寧

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蕪

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強此詩十一葉以令叶

也今有平聲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

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櫻萬物將

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

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

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韻二書其說甚詳

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微如負豕

覺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父曰吳說雖多

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

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公燕谿堂賓校醉

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醉

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

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誓經諏律

諏

音施施用不差音試施人用不屈谿有贊音賈

切萍也根浮水而生者茂與菰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

詩左書無我數遺音亦此邦是麻

貓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

先儒或以為幾乎諂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

不為諂矣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

或作其一母死或作其母一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

嗚咿咿音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

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無而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

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

也或無字也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闕抗無仁

是字非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

伐罪以平代或作罰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

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弟第第雍雍如也

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

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

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於北平王

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
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
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
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
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或無此二字因叙之為貓
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

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
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

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以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如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為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書也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

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

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

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

之臣知也此書與諒非深考古訓讀聖

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或作此固吾子之所

宜無讓者願承教焉讓下或無者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

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

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以文三王之質質之敝

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

環終而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

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

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至

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

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

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抑其

一有字作烏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抑其

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

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

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觀其所為其亦

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
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
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海過自誓
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
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
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
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秦穆之德
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
不踰於二霸穆或作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
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
有出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

楊

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

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

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

咸化而從焉或無其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

如也則或無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

不可乎字或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

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或作

也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

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

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從方

苑作在尚無將字。今按若以方本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

不相入其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

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

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

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一匡天下戎狄以

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

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

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字已作身無而秦用商

君之法人以富國以疆諸侯不敢抗及七君

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

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

而不責其實歟名下或無而字願與諸生論

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盍上或又曰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

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

二百六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十四
東野堂

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今將自州縣始

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

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

乎而或作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

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或無之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

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

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聞下或春秋之後其

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

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或在晉下

然也三國之魏豈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

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

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有倍

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而自御史臺尚

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

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

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

三六

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

不可乎委之以或以作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

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

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

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周字乾健也今考乾

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

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

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為健

乎二或作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

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此下有

其血玄黃四字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

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

者下或有既字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

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

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或作

益賤而字

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壞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也句法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入其咨人或作民此試進士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當避諱作民字非是

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所

字非是已遠或作二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

德者也德下或由漢氏已來或無已字師道

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

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

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

師或無雖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

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然

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竅死者二帝三王

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

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

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

於子二於字或皆作干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

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

足為聖人乎烏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

城亦不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

延齡罪懷慨引語曰延齡為相
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
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
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
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
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
以激之歟爭或作諫歐公與
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州北平人定可以
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貧不
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不求聞於人也
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
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

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子下
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號觀察使
間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
尉楊寧賣東帛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
召為諫議大夫無
人字及色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
字皆非是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草字移易
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為諫官必
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
窺其際皆以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
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
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
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之時之德或若盡

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
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

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
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今陽子

或在位不為不义矣
或有之字終或作絕或作如皆非是今陽子
再出陽子二字或作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

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

於政
於或無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
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
夫下或問其

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
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言乎哉
乎上或無復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得

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
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

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或作祿秩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為翹招舉也宋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為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

之關注招舉也。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茲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或無本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

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
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
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
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
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
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或
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
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
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

有下或有有心字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

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孜孜

矻矻音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門下或

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

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

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

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

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為長。今按韓公之

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

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耳目之於身也耳司

下文云云方說非是耳故耳目之於身也耳司

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字時人者

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則將或作且將於賢若果賢則固

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

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字而惡訐以為

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

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

見殺於齊也子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

聞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按盡言於亂國。今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

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
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
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見儀禮喪服篇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

之禮總舉下緇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之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

禮總舉下緇也緇謂遠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

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

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

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

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

當惟云總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

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

下或無者也字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

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

乎或無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自江熙以

二年穀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

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

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

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非父母無服無

服則弔服而加麻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

麻無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

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也字子思曰三

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

除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

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

大夫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無故未

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下謂

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

過時而不葬之日謂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

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

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入者

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字改葬者為山崩水涌

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

以水齧其墓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

其墓於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

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

是更葬惠公惠公之墓也有宋

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喪事有進而

無退禮檀弓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

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

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

不能自還稚下或無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

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

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

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

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

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

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或曰喪與其易

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

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

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

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

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

也似或非是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

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

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是非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

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駉奔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

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駉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士或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作進所

進或作進以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
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
稷之小事或無然字稷任力之小者也贊於
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
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
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
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今夫齋郎
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
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

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
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
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
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
後授其宗彝壘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
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
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
不敬者歟非上或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
歟若知此不可此或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

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

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

祀事宗下方有廟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

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

戲劇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

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

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

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凡在

擬議不敢自專或在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

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

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

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或作在

不及議而自言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

則作切為是

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宜永藏之夾室

見貞元七年八年裴郁李嶠等議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

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

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

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

或作登焉詳上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

下或作登焉詳上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

二百卅八

主宜毀之瘞之見李嶸等議諸本毀下或無
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墀禮記注土封爲壇除其毀
廟之主皆藏於祧廟禮記遠廟爲祧注云遷
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
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
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
增太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
爲九室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

各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寢
祭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
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
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
遲諸本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徠祗郊禋神所依
今徘徊招搖靈犀今犀音栖遲與遲同四
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卽去也
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考功
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臣又以爲不可
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

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為字其於或今欲正其

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

父之或作父子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

立廟於京師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

廟以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

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

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字之本無去壇去墀四

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也昔者魯立煬宮

春秋非之春秋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為不當

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

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

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

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

當禘於太廟又禘祫之所謂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

義又以此無可禘祫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

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

中以為殷祖玄王玄王禹也詩長發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

禮

禮

禮

禮

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或作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非是又常祭甚眾陳京傳亦作眾合祭甚寡則是以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仲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今按韓公本意獻祖

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所謂所伸之位而懿祖太相向於前所謂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法不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遠曉故竊推之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疑所字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有議下或粗合天心斷而行

六一七十三

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
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眾矣三千之徒四科之

目或作夫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作曰為君子之儒

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

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

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

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

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

所謂過者所上或有故字非是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

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

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

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

自誠明者或無字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

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

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亦不或字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伊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膺而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必勉而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顏子自惟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

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

求其志或無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

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

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

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

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無字

字下或併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

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

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

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
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或無謹論二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也祕書官稱

字而下無書字者皆非是論作問又
稅其字從衣博雅云過制追服
謂之稅輸芮反亦音吐外反既
作此書先儒劉敞原父嘗辨其
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
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韓子嘗吊於人見其免戚其意
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可也而
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
作是也彼人之為非也然而小
之是也

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于於其
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
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矣豈有
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
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
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
之思以暮斷其殺至于大功兄
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
外親之服以制禮豈苟言情哉亦
免於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
著於文而已矣大功弟之服不
稅其文至于已矣大功弟之服不
過小功也曰其情而為之總其情
至于是也曰其情而為之總其情
踈之殺見矣故禮大以功無不
謂之親兄弟有禮而大功無不
加者親親也加者報之也其親
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

已	之	亦	也	已	功	人	成	既	服	以	子	文	也	則	斷	如	情
其	以	降	雖	矣	不	之	之	除	而	言	疑	失	夫	至	小	專	也
亦	其	而	然	乎	稅	為	若	喪	已	之	之	禮	曾	親	功	為	且
愈	情	無	降	猶	禮	非	是	而	矣	邪	是	之	子	之	不	情	禮
乎	逾	服	而	有	也	也	是	后	記	小	也	指	韓	可	也	專	專
吉	月	已	無	加	然	韓	奚	聞	曰	功	彼	而	子	以	則	為	為
也	然	哀	服	焉	則	子	其	之	間	雖	人	疑	隆	不	至	情	乎
	後	之	者	曰	免	疑	吉	則	遠	不	之	其	於	稅	親	亦	亦
		以	麻	我	袒	之	哉	免	兄	稅	為	說	情	如	不	為	為
		其	不	未	成	是	故	袒	弟	亦	非	雖	而	為	可	文	文
		麻	稅	之	踊	也	曰	哭	之	不	也	然	不	文	以	以	乎
		哭	是	聞	則	小	彼	之	喪	吉	何	韓	及	一	暮	乎	乎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

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

鄭注無此語只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

功有而上或字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親則叔父

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音的適與昆弟之下殤

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

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

生未三月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

母或字無禮浴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

人或作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

然各字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
亦疑誤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
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告不及時
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
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
於外哉豈下有或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
故死哉今特以計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
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
色感感類有喪者感感或作感容類下而其
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稅下或禮

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
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
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
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
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唐子西
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三字悚息尤深或作
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或無太學生字傳作

當從舊本。今按此文總於書類
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詞則實

傳也况有諸本可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方

亦杭本作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

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

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

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

一石碑尚以四言故公文多用廿并字唯孔左

方本餘年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廿从

以諸本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

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

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

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

以聞於天子之升或作升之京師諸生以薦

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有名下或公卿大夫知

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立下或有歎字而為

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

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父母俱全具或初入太

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

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

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

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

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筭為六館又以蕃之義行言於

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請

諭留蕃或無諭字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

生出道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不果留歐陽詹

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

歐陽詹生如史稱轅固生樂或者曰蕃居太

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

字焉杭蜀本無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

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

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

涇原軍亂推朱泚為主。泚此禮反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

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

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

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

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

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氣

或有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

之或字

昌黎先生集卷十四

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無下或無亦字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薄晚須到公府即尚

為佐於汴州時貞元十年也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為交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揚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惑之道復存于世

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淺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之西入而世熾天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浴而熾天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而巳矣昔者聖人言善者惟二者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仁義以厚之因入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者咸備而人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而人殊今天下資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者至今近者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近者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

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
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
孟軻揚雄之道使時之人後之
存聖人之經異學之所為乎曷可
知其去俗異為多言之徒哉
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亦宜
由之也此見執事多尚駁雜無
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
此有不容人之短又商論之際
或有不察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
亦有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
常矣有所德也先王存六藝自有
為博塞之蔽與不為猶以為損况
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廢棄時
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
文章不謬於古守常者竊未為得
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

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
之談弘廣以接天下上嗣孟軻
揚雄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
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

字或作眾。今按人人乃眾人義此篇下
文及後與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
之然不見於它書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
疑當時俗語也

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
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

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

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今乃大得所圖脫
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

昌黎先生集卷之四

然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
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
音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
或見上所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
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
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或作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
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
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

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
無下或得下或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
無矣字

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

力之未至也
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

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

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

實駁雜之說
與下或無復出人字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撫言有云

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
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

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
七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
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
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為永州司馬凡
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也此吾所以為
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
而譏裸裎也程或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
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
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愈
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

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
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
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
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父矣誠
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任
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以
著書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以
論之不止未為至也夫處一得
此而止未為至也夫處一得
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
論之論之不知聖人之道可以
化者為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
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論之
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
論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
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說者則
可以化乎天下矣而可以傳於
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

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
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
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
為况有疾疫吉凶虞其間哉是
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
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年後
雖參所為則或當遺恨矣今事
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
俟後或有不以此時著書而曰
與人性度已及器也不必老而
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不庶幾
待五六十年乎執事目不覩聖人
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
哉顏子不著書者以懼於年未至
之後聖人已有所制故也若顏
子獨立於世必有定所云著也占

師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
人是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
書若孟軻者是其已傳者猶以孟
軻之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
為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
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
衰浸不及揚雄之作世不自論著
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
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
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
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
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
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
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
眾是戲人也非示人於
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
而或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
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
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德下或况於愈者
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
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
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或
然後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
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乃或作及○今

猶是公卿輔相○二氏之意吾豈敢昌言排

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

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

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

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夫子聖

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

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

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

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躬甚作窮皆賴其徒

非是甚又或作至

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
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
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
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
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
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
亦未久也下二及乎或並作然猶其勤若此
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
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

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
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

有為字或

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

五六十年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
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
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
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其何或前
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
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

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
之道也論上好下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
已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或若不勝則無以為
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上或作所有傳者二字
道以或作所皆非是吾豈敢避是名哉夫
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
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
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
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爲考之記實曰張而

不為也則此為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
論衡掌引此以關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為
字疑必自有脫論衡非川戴禮也。今按作為
無而信後漢無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
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明言記曰
據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
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為字一本作烏害其為
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
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東吳徐氏

東吳徐氏

東吳徐氏
剡梓家塾



